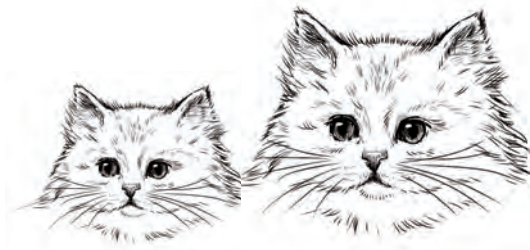


怀念猫

古岳



我并不是突然想起那两只猫的。它们一直在我记忆里,从未消失过。

那是一只年轻的黑猫和一只老花猫。父亲母亲在世的时候,它们一直生活在我们家里,从未离开过。可是,自打父亲母亲相继离世之后,它们也突然不见了踪影。有很多个日子,只要听见有猫叫的声音,我和几个妹妹都会跑出去看,是不是那两只猫回来了。但是,每一次看到的都不是它们。村庄里有很多猫,它们喜欢到别人家串门。我们家的那两只猫再也没有回来过。我不知道,它们去了哪里,是否安好?

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总会有一些后事要料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的母亲和父亲相继离开我们,因而,这段时间里,我似乎一直在料理后事。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后事,可简单理解为操办丧事,可在我,远不止办一个丧事那么简单。

说白了,人也是一种生物,生命个体有生有灭,再长寿的人也难过百年。而作为一个物种,它要延续生存的状态,必须不断繁衍子嗣,甚至还要适当扩充群体数量,以保障群体延续生存的安全,于是,就出现了家庭。家庭像细胞,一个细胞会生出许多新的细胞,那是一个不断生成、增加、甚至裂变的过程。一个家庭,过了几十年之后,可能会变成两个或三个家庭;过了几百年之后,可能会变成几十乃至几百个家庭。我们家也一样。

我们家族在这个地方的历史不超过180年,族人从当初的一户人家,已增加到五十户以上,分布在三个自然村里,如果加上已经迁至其他地方的,至少也该有七八十户了,而且,还在增加。我有一个弟弟和四个妹妹,弟弟早已另立门户,自己过了,妹妹们也早已出嫁,有自己的家了。如果这是一家人不断分开的一个过程的话,那么,最终父母亲和我分在了一起。虽然,我并不常年生活在父母身边,在城里也还有自己的一个小家庭,但在传统意义上,我的家一直在父母所在的那个地方,他们居住的那个院落,才是我的家。不仅我这样看,父母以及所有族人、亲戚和村庄里的人都这样认为。他们觉得我在城里只有一个可以住的房子,没有家。当父母亲都不在了之后,我就天经地义地成了那个院落的主人。于是,在料理完父亲母亲的丧事之后,我才意识到还有许多事情你也必须料理。

考虑到很多事情迟早要处理,无法避免,凡能提前处理的事情,我几乎都已提前处理了,比如那几只羊,父亲母亲还在世时,我就已经全处理了。还有一些事情却不能也无法提前处理,譬如老宅院和房屋,父母还在的时候,你不能处理。还有一些活物,也不能提前处理,譬如猫狗。这些事一定得等所有的后事都料理完毕之后,才能决断。我们家有一条老藏狗和两只猫,我很清楚,这是我最后才能料理的一件后事。有关它们的身世与喜好,我在《家有猫狗》一文中已有详尽记述。那条老藏狗喜欢吠叫,有事没事都会乱吠一气。母亲最后的日子,为了让她能安静地睡一会儿,我们把狗拴到了远一点的地方。母亲一睁开眼睛都会问:我怎么听不见狗叫?她听惯了狗叫声,听不到狗叫,她同样睡不安稳。正是因为这个缘故,猫狗便也成了最难料理的一件事,因而我一直在反复斟酌。

我不会将它们带回城里养着,它们过惯了乡野自由自在的生活,在城里它们会很习惯,很不适应。我感觉,原本生活在城里的猫狗如果能去乡下,均可适应乡村的生活,然而,原本生活在乡下的猫狗一旦进城,均无法

适应,城市猫狗的那一套礼仪它们都学不来,也过不惯那种一味养尊处优的生活。本来,猫是用来抓老鼠的,狗是用来看家护院的,而现在城市里抓老鼠和看家护院的事都由人来做,城里人的分工越来越细,不说城里的老鼠不是猫能逮得住的,看家护院的事更不是一条狗能胜任的。很多门户的看护者荷枪实弹,尚且常常被窃、被盜,何况狗乎?

猫狗又不能随便送人,左邻右舍的族人家里原本已经有自己的猫狗,再让他们养着,人不乐意不说,他们家的猫狗也未必答应,那样无疑会让它们有寄人篱下的悲凉。最好的去处是,让几个依然住在乡村的妹妹领养,可这个话,我又说不出口,因为他们家也有自己养的猫狗。几个妹妹可能看出了我的这点心思,便主动表示要领养那一条老藏狗和那两只猫,问我是否同意?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我当然是求之不得。

可正在这时,接连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一天,那只老花猫从外面溜达一圈回来时,头上好几个地方都受了伤,裂着口子,流了很多血。我看到它的时候,它正趴在那里,用两只爪子细心地清理伤口上的血迹,尔后,又把爪子上的血舔到自己嘴里,咽下去。它好像很难过。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妹妹们说可能是与别的猫打架时受的,还说猫之间经常会发生这种事,猫之间的撕咬很吓人。我们小心地给它敷药,包扎伤口。过了一会儿,我发现,伤口不再流血了,它也开始到处走动了。

两只猫之间会有什么样的仇恨,至于互相残杀呢?我无法理解。我有一个原则,从不以旁观者的身份面对凶残的搏杀,哪怕它是两只虫子还是两只鸟,抑或是两只猫。我虽然胆小如鼠,但面对这样的场景时,我总想扮演一个当头棒喝者的角色,所以,我只看到过两个动物对峙的情景,却从未看到两败俱伤的悲惨场面。当然,更为凶残的捕猎场景除外,譬如动物世界的捕食场景和人类社会的战争场面——所看到的这些场景大多也不是在现场目睹,而是通过别人的记录和描述。

我以为,它会会长记性,以避免类似的事再次发生。可是,接下来的几天里,这样的事一直在不停地发生,有几次,伤得还很严重,它几乎已经爬不起来了,像是快不行了的样子。可第二天,它还是出去了。这次出去之后,有两三天时间,它都没有回家。我们以为它出事了,再也回不来了,但它还是回来了。这次回来时,它伤得倒也不甚厉害,只是没了精神,一副心灰意冷的样子,连眼睛也懒得睁开。它定定地趴在那里,不吃也不喝,看着让人心疼。我心想,它可能再也不会离开家了。可是次日一整天,我都没有看到它的踪影。之后的好几天里,也都没有它的消息。我和几个妹妹、还有一个外甥便到处去寻找,也未果。之后,再也没见到这只老花猫。这一次,它一定是出事了。再也回不来了。于是,想念。

于是,想起有几次它偷吃刚端上桌的肉,我对它生气发火的样子,很后悔。虽然,我只

是想吓唬一下,让它改一改偷偷摸摸的习性,而并未真的要跟它计较。因为,一家人从不曾在吃的事情上亏待过它,一家人吃什么,它也会吃什么。我们把它作为家里的一员来尊重,它也应该遵循家里的规矩。

这只老花猫离家之后,过了很长时间,我依然以为,是它出事了,死了,并未多想。因为,有生就有死,这是自然规律,无论人还是猫,概莫能外。而且,以年事论,这只花猫已经非常老了,早已过了耄耋之年,已经到了离开这个世界的年龄,称得上是寿终正寝,不必为之后再添烦恼。随着时日的推移,这件事也在慢慢淡去。虽然,它的样子、它的一举一动仍旧时时地在眼前浮现,但是,谁都清楚,它离我们会越来越远。

季羨林先生也曾写过他的一只猫,一只普通的狸猫。记得文中有这样的文字,等一只猫老了,快要死了的时候,它会悄悄离开你,找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离开这个世界。我想,我们家这只老花猫也一定是去了这样一个地方。

老花猫离开之后,家里就剩那只黑猫了。这只猫正值青春年少,它的一生还有一段美好时光肯定是要跟我们一起度过的。而且,这是一只讨人喜欢的猫,几个妹妹会争着养它的。所以,对它未来的日子,我一点都不担心。不过,在未来的日子里,它也会离开这个家,要去另一个家里去生活,我也只能在偶尔去哪个妹妹家时才能与它再次相见。如此想来,我可与之共度的时光就没几天了。于是,留恋。

于是,想起曾经的日子里,它带给我的那些欢乐与遐想,一种不舍便像空气一样四处弥漫。心想,最终,我连一只猫也无法留在自己身边,于是,莫名的孤独与惆怅便在老家的宅院里生根,开始生长,像一种看不见的藤类植物,缠绕着我。老花猫的离开可以说是一种彻底的离开,因为它一定离开了这个世界。而如果哪天,这只黑猫离开这个家之后,并不是离开这个世界,它还在,只是已经不在这个家里了。虽然,它还跟家人在一起,可是它曾经的记忆都留在了另一个地方。它是否会觉得这是一种漂泊呢?

可是,没过多久,这只黑猫也不见了踪影。它性子野,喜欢到处闲逛,以前也有过几天不着家的事。在老家的时候,我也喜欢到处闲逛。有好几次,我与它在一道田埂或乡间小路上相遇,它总会抬头看我一眼,尔后,犹豫片刻,尔后,还会翘起长长的尾巴,在后背上绕来绕去,算是跟我打招呼了。但它总会把把控得当,适可而止,从不会在家以外的任何地方流露出过于亲密的神态。这时,你最好也能把持住自己的情绪,不要做出任何亲密的举动来,否则,它会立刻飞窜而去。那不一定是逃离,更像是逗你玩儿。

这一次,它又几天不着家了。一开始,我们还以为,这一次它可能走远了,没能及时赶回来,但认定它会回来。别说是只猫,在人身上,这种事也会时常发生。一个人从家

里开门出去时,一般总都会说一会儿就回来,可是通常情况下,一时半会儿是回不来的。猫也一样。而且,猫有好记性,即使走得再远,它也不会忘记回家的路。前些年看到一则报道,说一个人不想要自己的那只猫了,一次去西安,他把猫也带走了。下了火车,就把它丢在火车站了。西安距此地有两千里地,心想它是怎么也回不来了。可结果,这只猫竟然自己顺着铁道一路找回来了。到家时,四只爪子都被磨破了,流着血。所以,我们坚信这黑猫会回来。

又过了几天,它还是没有回来。虽然,我们都会不时地想起它来,并不时地问上一句:猫回来了没?但是,我们谁都没有想过它再也不回来了。可它就是没有回来。从此,杳无音信,不知所踪。日子越久,我们对它的牵挂也越多。过了一两月之后,偶尔,一家人还会相互询问它是否已经回家的事。过了一年半载之后,我们还在互相询问,只是很少问它是否已经回家,而是问:后来有没有再看到我们家那只黑猫?再后来,我们都清楚,它也一定不在人世了。可是,我们心照不宣。

在父亲母亲相继离开之后,我们家的两只猫就这样都不见了。我不知道,两只猫的相继离开与我父亲母亲的离世有没有联系。可是,我能感觉到,我们谁都想这样一个问题,只是不愿说破而已。我们不愿由父亲母亲的离开联想到两只猫的离开,更不愿由两只猫的离开联想到父亲母亲的离开。

因为父亲母亲都已经不在了,我回老家次数也少了,几个妹妹回老家的次数也比以前少了。平时,老家宅院的大门一直锁着。即使是夏天,每次回去时,门前的院子也会落着一层树叶。现在,我们只在某个特定的日子才一起回去,这个日子与父亲母亲有关。在我老家,日子,一般有两层含义,一层是通常意义上的,一层却有特指。我们把一个人离开人世的那一天叫这个人的日子,父亲母亲离开人世的那一天就是他们的日子,父亲的日子与母亲的日子,父亲母亲的日子,我们都会回去,除了给父亲母亲上坟,也会小聚,在老家宅院里住上几日。这时,我们都会想起那两只猫。当然,还有那条老藏狗——它先是在我一个妹妹家过了一年多,后来因为我这个妹妹要出一趟远门,它又到另一个妹妹家待着,像走亲戚一样。我都去看过,日子过得倒是挺自在,只是不知道,它是否也会想家。

在那宅院里,想起那两只猫时,偶尔也会听到一两声猫叫。这时,总会有一个人从屋里跑出去,看是不是我们家的猫回来了。尽管谁都明白它们不会回来了,还是忍不住要跑出去看一眼的。因为村庄其他人家里还有很多猫,它们会不停地来串门,不是这一只就是另一只。以前若是遇到此类情况,一般我们都不会理睬,有时还会驱赶,让它离远点。但是,现在我们都像是见到久别的亲友一样,总想好好招待一番,尔后,才会恋恋不舍地惜别,相送。

由此及彼。这也是一种怀念。

追忆恩师陈超

王伟

我思故您在

今天,您的名字流传的很诗歌
今天,您的音讯神秘的很哲学
今天,我的耳朵被电话打骨折
今天,我的心府的高阁在坍塌
今天,我的失语迟到空望的碑

今天,我骑着十万风马来到处远的城市
石家庄
我探测到这片土地坚硬并凹凸
瞬间摔碎一个放电的名字,震伤一群人
我就是站在这场地震最震中的人
我的世界每分每秒都有无数的余震

今天
您挥手的黑夜如鹅毛大雪骤降太行
我仓惶接生早的文字,被迫切往无您

的冬天

零下60°的沉默,结冰冻僵的心情
惊愕的封山大雪将一生牵念封藏在太行山下
那一尺见方的容身之所
将是我此生疼痛的地方

我想起从前您的书架有超高的回头率
我想起从前
您对徘徊十字路口的书生亮起绿灯
我想起从前
我把一本英俊青年借成一本睿智老者
我想起明天
我将怎样把您在太行悲壮的仰望
我想起明天
我将怎样把您的硬汉浮生掩埋
我想起明天
我是否就是多年后您托梦的游荡者

最后的行程

搬进这巧合的16楼新居
俯瞰最后的行程,眩晕、离心、窒息
目光多次伫立、跳楼、滑翔,重重砸地一响
不畏16楼的疼痛,只畏人走心空,那夜
石家庄的街道被一个人的名字修饰为诗行
无尽唏嘘,概括了文艺界道出的语言

《热爱,是的》一末端放体内的镜子
记忆之河最开阔处——河北师大文学院
“诗歌是心灵的闪电”,那些帅男靓女
陈超是词语的发电机、是诗歌的闪电
豁口。一时间难以砌补这道高墙
飞翔的弧线是刀锋的闪电,游刃拳头大

的心脏

里外缝针,里外死结,里外结痂,绑架今生
近视眼里的盐水倒注悔包包扎的211教室

如今,这16楼的阳台窗口
我心空望,人间凄凉
如今,这52米简单的行程
今生失语,生死茫茫



隆务河